

## 目录

# 与南洋各地圣徒的交通

第一章 主恢复工作的进展

第二章 同心事奉与宗派问题

第三章 关于召会难处的交通与祷告

## 第一章 主的恢复工作的进展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的恢复在中国的进展，从一九三四年至今（一九五五年）可分为六个段落或时期：

第一，是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；

第二，是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；

第三，是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；

第四，是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；

第五，是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；

第六，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。

在第一时期.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.主的恢复在中国的进展主要在南方。从一九三七年起，主的恢复开始向北方进展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.普遍来说，各地都进展快速。一九四七年底，主的见证又回到福州，在那里有新的开始。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，主恢复进展的中心又转到上海。整体来说，北方见证较强，南方较弱。倪弟兄也说，各地召会的光景，北方算起来最强，越往南就越落下去。这是事实。虽然主在中国的工作已经经历了六个阶段，但南洋至今还停留在二十年前（一九三〇年代）的光景。海外众召会与国内有交通，始于一九三七年。因为有地理上的阻隔，国外与国内的交通难免受限制。因着缺少身体上积极的交通，缺少生命的供应，召会就有些消极的情形。如前所述，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共经过五个时期，总共十五年；在这期间，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，之后到了一九四九年，才在台湾开始主的工作。从一九三九年至共产党占领大陆，主的恢复在个人属灵方面有进步，但在召会事奉上并没有多少往前，工人很少往外去。譬如在华北有一、二百处地方召会，但我到过的只有六至八处；许多召会都是本地弟兄姐妹兴起，只有五、六处是工人帮忙建立的。虽然如此，各地召会的事奉还是很强。

青岛召会就是由弟兄姐妹兴起的，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之后到了天津，把家打开|开始在家中聚会，就渐渐在天津兴起主的见证。那时在各地，无论是学校教员或在海关工作的弟兄姐妹，即使因公调往别处|都不会与召会失去交通。因此他们到了一地，就能在当地兴起主的见证。如此，主的恢复可说是遍地皆兵。一九四三年烟台大复兴后，有七十余人前往绥远省，至一九四四年就有四十余处的地方召会兴起。此外，各地弟兄姐妹往来也很密切，譬如一九四一年间，许多人来到烟台，有的甚至由外蒙古来；当时这种风气在各地都是一样。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，我大多在烟台，常有各地弟兄姐妹来烟台交通。倪弟兄曾说，在海外作工比较难，需要先有一些模型作出来。在烟台，有召会的模型作出来，工作就容易作开。中国人说百闻不如一见，圣徒们看见了就能有所学习。那时，我们在北方很看重家庭爱筵。弟兄姐妹打开家请亲朋好友来，又请几位弟兄同来；吃饭前后，一位弟兄问问题，另一位作见证，又一位说一点真理，末了问受邀来的亲友信不信，并带他们一同祷告，原本不信的都变成信的了。所以，那时不单靠大会传福音，更是看重家庭传福音，许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得救的。一个人信了主，就受浸；受浸后，带领他的弟兄就背负他，又带领他奉献。若有偏差，带领他的人就改正、帮助他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到了台湾，一开工，就有召会团体的事奉。现在，除了台北召会外，全台有三十余处召会，都是弟兄姐妹移民至台岛各地兴起的，而不是工人兴起的。各地的长老、执事，一年有二周来在一起交通。主祝福台湾。弟兄姐妹在台北的人数有七千余，高雄有二千余。在台北的负责弟兄们，先前在中国大陆学了功课，得了经验。因着在国内吃过不少苦头，不合式的东西差不多都丢了。所以，他们过了海峡来到台湾，在服事上有了新陈代谢的蜕变；带去台湾的都是好的，不好的东西都放下了。这是台湾蒙福的原因。主的工作在台湾，从一九四九年算起，至今已有六年，各方面都强，因为不仅工作有好的开头，也提防了在大陆时期那些不好的点，排除了其中不好的元素。

在台北开工前几年，每一次受浸，人数都不少于三百。这结果是由生命产生出来的，并且大多数工作都是弟兄姐妹私下作的。有人质疑我们将许多人受浸，是因着我们的福音是随便传、随便叫人受浸；有外人捏造谣言说，我们是用卡车把人载到会所去受浸。对此我要说，请造谣的人也试试用卡车，看看有多少人愿意被他们载去受浸。也有人以为是我个人有甚么吸引力，才能如此得人；但有时我到海外服事，一离开台湾就是好几个月，这期间圣徒照常传福音，也照样有很多人得救，并且有些新蒙恩的弟兄姐妹根本不认识我。在台北某些分家，作学生的弟兄姐妹向自己的同学传福音，带进不少新人。同学可能不听老师的话，但听得进他们的话；青年人向同学传福音，比我传得更有果效。所以，各地召会的兴起大多是由弟兄姐妹先起头，传福音带人得救，然后学习生命、真理、配搭服事。今天我們也需要栽培青年圣徒，叫他们认识圣经，在召会中尽功用。

今天台湾的福音工作，表面上作得不如早年在中国北方的福音工作，但这样得救的人较为可靠。我们会作接触生人带人信主的工，也作学校福音的工，但主要还是靠弟兄姐妹在生活中私下广为接触人，可以说是多作『地下工作』。另外，带人得救以后，造就聚会的讲台都有专一方向。每次讲台都是着重讲一个题目，例如奉献、对付肉体、对付世界等。在属灵方面，我们看重生命的认识和交通；不重在外面事工，乃重在生命交通。弟兄姐妹能同心，原因也在于此。当肉体、血气、个人主义、天然生命都受了对付，就有同心合意。这个点非常重要。一九三九年至抗战胜利期间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学了美好的功课。抗战胜利到如今，我们的态度是，必须先打好生命的根基，而不是先开展工作。一旦打好生命根基，不可能没有开展。就如一棵果树，必须先修剪枝叶，然后施肥，翌年就能结出许多果子。从一九三九年至今，我们都不强调得着在公会里聚会的人。我们没有时间对公会里的人作工；公会若请我去讲道，我也不知道要讲甚么。我去他们那里，很难讲道；他们看我，也不觉得合式邀请，所以也就不请了，这样两边都省事。

公会的教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若是真正得救的，我们都接纳。一开始，不用与他谈论受浸问题；等他在召会聚会几个月后，就会因着看见我们当中的情形，自然而然想受浸。关于受浸的意义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只特别说到埋葬、了结，千万不要与人辩论道理、仪式。从公会来的弟兄姐妹只要持续在我们当中聚会，过些时候就会从其中摸着生命，察觉到公会的不同，而问一些问题。这时，就可以试着对他说到基督教中一些堕落的情形。若有好争辩的人，不要与他争论，只要劝他多多祷告，与主交通。我们作主的工，不要批评别人。有一次在公会的大会中，某位很有声望的牧师站起来，论到我们当中的情形说，『不要随便批评他们，我们比他们热心么？得救的人比他们多么？』可见在公会里聚会的人都知道不要随意批评我们，盼望我们也能在这事上有学习，不随便批评别人。

九月二十九三日 与印尼圣徒交通

## 第二章 同心事奉与宗派问题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个地方召会需要着重福音、生命、以及全体事奉。在配搭服事时，不要勉强别人迁就你，乃要大家一同摆上。也不要为道理争执，讨论谁对谁错。只要多传福音，多追求认识生命，就自然会经历五旬节的能力，接下来就会有往海外开展的行动。在召会历史上，摩尔维亚弟兄们中间并没有甚么如路德马丁(Martin~Luther)那样的大人物，但他们信徒个个追求主，同心事奉，就产生许多海外开展行动。关于宗派问题，今天没有人有本事把基督教纷乱的情形整顿好。别人说我们是宗派，我们可以反问：『如何才不是宗派？』他若说该作这作那，我们就可以说，『照你的说法作，不也是宗派么？』有人要和我们谈宗派问题，我们与他们争执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可以温柔的劝他们，首先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其次需要追求爱主，最后还要照着良心行事为人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与新加坡圣徒交通(日期不详)

### 第三章 关于召会难处的交通与祷告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你们中间的难处，是召会的权柄未建立，却又有女人作头的情形，并且有两个头，以致召会未能正常的往前。祷告：主阿，求你使我们有看见，有感觉。我们所谈一切关于弟兄姐妹的事，求主用血洁净。主，我们仰望你自己来作，仰望你的手来摸这事。我们不控告姐妹；若有偏差之处，求主更正。我们相信，召会最终将会得胜。你是召会的头，是众圣徒的牧者；求你亲自作事，不叫我们弄巧成拙。求主使我们里面有敏锐的感觉，记念我们在肉体里仍是亚当的子孙，向我们施拯救，使我们在主里平息一切。

九月二十六日 与沙劳越圣徒交通